李四光 挑战“中国贫油”论

“近代中国寻梦人”系列报道之⑦

石建国

他是中国现代地质学的开拓者，他所创立的地质力学理论帮助中国甩掉了“贫油”的帽子，他为中国的“两弹”研发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就是爱国科学家、新中国地质事业的奠基人李四光。

图①李四光在日本大阪高等工业学校读书时留影。
图②李四光的部分代表性专著。
图③1956年，周恩来总理同李四光亲切交谈。

学成回国效力的爱国者

1904年，15岁的李四光被破格选派去日本官费留学。在大阪高等工业学校，李四光学习刻苦，生活清贫。他常去留学生会馆，听演讲，听报告，结识了许多民主革命家。1905年7月，李四光在东京见到了他敬仰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并参加了“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孙中山亲切地摸着李四光的头说，你小小年纪就参加革命，很好，一定要“努力向学，蔚为国用”。当时，李四光年仅16岁。

1910年李四光从日本学成归国，到武昌县花林湖北中等工业学堂任教。辛亥革命后，袁世凯上台，李四光发展实业、造福人民、建设新湖北的宏伟计划已成幻想，他内心郁闷，陷入彷徨之中。1913年，李四光由官派出国，1918年获伯明翰大学自然科学硕士学位后，回国担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李四光赴英国参加第18届国际地质学会。在摆脱了国民党政府的威胁之后，1950年，李四光夫妇到达北京，受到热烈欢迎。周总理鼓励李四光协助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做好自然科学方面的工作，同时发挥专业特长与优势，把组织全国地质工作者为国家建设服务的主要责任担负起来。

地质力学理论的创立者

地质力学是我国科学家创立的有重要影响的大地构造理论，是李四光一生心血的结晶。这一理论为寻找我国紧缺的重要矿产资源和解决国家重大工程地质问题发挥了关键作用。

李四光提出地质力学理论的核心是构造体系。1926年，他发表了《地球表面形象变迁的主因》，这是李四光地质力学研究的第一个里程碑，吸收了当时国际先进地质学家的思想。40年代初，李四光率先将力学引入地质构造的分析，发表了《地质力学之基础与方法》，正式提出地质力学这个名词。这时，地质力学理论初具雏形。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李四光写成了《新华夏海之起源》的论文。1948年李四光出席伦敦第18届国际地质年会时，宣读了这篇论文，轰动了国际地质学界。1962年《地质力学概论》的完稿，是李四光对地质力学理论的总结。在1972年出版的《天文、地质、古生物资料摘要（初稿）》中，他进一步强调解决大陆构造问题，应该立足于确实可靠的构造现象，即构造体系的研究。构造体系概念的建立和构造体系理论的运用，是地质力学的精华和灵魂，是李四光毕生研究地球科学意义最为深邃、用途最广的创造性贡献，这一思想在地球科学飞速发展的今天仍闪烁着光芒。

挑战“贫油论”的实践者

关于中国石油资源的远景，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不少地质学家抱着悲观的看法。经过实地地质调查，美国的石油公司工程师和一些大学的专家学者都认为，中国是贫油国家，在中国东南部找到石油的可能性不大，西南部找到石油的可能性更是遥远，西北部不会成为重要的油田，东北地区不会有大量石油。从此以后，中国“贫油论”就流传开来。

作为地质学家的李四光，他根据自己对中国地质的多年深入钻研，认为中国“贫油论”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早在30年代，他就预言中国东部新华夏系沉降带中蕴藏着丰富的石油资源。他从构造地质角度出发，认为油区是生油和储油条件比较优越的地区，而油田是储油条件特别好的地区。找油要先找油区再找油田。

新中国成立后，李四光提出扭动构造体系控油理论，并据此提出战略、战役、战术找油工作的7个步骤，坚信不论海相或陆相，只要有适宜的地质条件便可以形成丰富石油。据此，他率先提出进行“华北平原和松辽平原摸底工作”，大胆建议并实施了我国石油地质工作“战略东移”的重大决策，为我国东部大庆等一系列大型油气田的发现铺平了道路。

李四光的研究及其理论极大地鼓舞了石油战线的广大工作者。正是按照这一理论，我国发现了大庆油田。随后，我国的石油队伍南下，沿新华夏系沉降带向华北、江汉和北部湾推进，相继发现了胜利、大港和江汉等油田。这些油田的发现和开采，从根本上解决了我国当时石油资源匮乏的问题。李四光以其精湛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指导，为我国甩掉“贫油”帽子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两弹”研制的突出贡献者

李四光早就预见到新中国的国防和经济建设需要铀矿资源。1949年启程回国时，他克服重重困难，从英国带回了一台伽马仪，为我国后来寻找铀矿发挥了重要作用。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研究发展原子能事业的问题，拉开了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序幕。在这次会议上，李四光和刘杰、钱三强一起作了工作汇报。李四光多次听取找铀队伍汇报、指导工作。他根据地质力学理论，对找铀前景持乐观态度，指出：“一是要找富集带，二是要便于开采。……在我国主要是在几个东西带上。”实践证实了李四光的预测。尤其南岭带的一些铀矿床以规模大、品位高、易开采著称全国。李四光在强调构造规律的研究时提出：“关键要把对构造规律的研究与辐射测量结合起来。”遵循李四光的思路，覃慕陶、吴磊伯等经过艰苦工作，找到了211特大型铀矿床。到“二五”计划末期，我国已发现一系列铀矿床，铀产量已能保证我国核工业发展需要。李四光作为原子能委员会主席，为我国原子弹和氢弹的研制成功作出了突出贡献。

神州

我们出现无数问题，但不得不承认所有的人都充满朝气，所有人的脚步都在推动这个社会向前走，绝不会是欧洲的暮气。

——作家**阎连科**认为。

想成为大师，得先成为匠人。只有那些已经能够胜任电影制作各工种的“匠人”，才能拍出观众看得懂的电影。至于能不能成为“大师”，那要看个人的天分与造化。

——导演**金依萌**认为。

评论更应以其历史的深邃与理论的高屋建瓴来指导创作，评论家应该有其独到的见解。就作品谈作品，不参与指导创作实践，这是文艺评论的缺位。

——**朱栋霖**教授谈文艺批评。

随意拿汉字调侃、戏谑，解构汉语的语法规则，歪曲字的形音义，这种现象非常普遍。长此下去，作为母语的汉字本体就会发生蜕化和异化，它反过来又会侵蚀我们的精神和文化。

——语言学家**江蓝生**说。

一个什么都不在乎的人，也不可能真正在乎自己；一个什么都不怕的人，最后就什么都不是；而一个民族如果什么都不敬畏，那就不但难有长进，没准连家底都保不住。

——**易中天**认为。

（苏 亚辑）

非常好声音

我看到全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了，人们精神面貌积极向上，热情高涨，我觉得应该写本书。”王蒙从小喜欢语文，也喜欢数学，但他意识到在工作间隙做数学研究的可能性小，走文学这条路应该有戏。

“我也知道，当时有许多对初学写作者的忠告，就是先从短小的东西起笔。但那不适合我，我要用新的方法、和当时不一样的方法来写作。”王蒙回忆说，当时很流行写好人好事，但短篇小说一般写5000字，很难写出个性来，“而稍微大点的东西就能耍得开，耍得开才有说服力”。

各种版本的《青春万岁》

从创作《青春万岁》至今已60年，回首这60年的文学创作，王蒙感叹，选择了文学，曾经的坎坷、失败、痛苦，反倒变成了最宝贵的财富，“生活跟我之间，我们扯平了。”王蒙也坚信，如果一个写作者一辈子没有坎坷、挫折，整天瞎编，整天吹牛，“你说读者还会喜欢这个人吗？他还有词儿可写吗？读者瞅到你的嘴脸都烦你。”

文学创作在王蒙这儿没有丝毫停歇的意思，最新一期《十月》、《中国作家》杂志分别首发了王蒙长篇新作《烦闷与激情》各三章。这部作品综合了王蒙的人生感悟，散发着浓烈的思想。 （据《北京日报》报道）

王蒙『阳光男孩』

路艳霞

今年，对作家王蒙来说是不寻常的一年。60年前，他第一次拿起笔创作，就一气儿写下了长篇小说《青春万岁》，开启了60年风风雨雨的文学生涯。最近，他再度步入婚姻殿堂，勇敢地享受着幸福晚年。

外号“高龄少男”

在新书《王蒙八十自述》中，王蒙写道：“到2013年10月，我满79岁实足年龄，按照中国咱们本土的习惯，可以毫无迟疑地自称八十老翁了。”这位八十老翁在书中披露，作家铁凝曾特别送他“高龄少男”的称谓。铁凝觉得王蒙在古稀之年，还像个少年人一样对什么事都感兴趣，都跃跃欲试，真的不像是个老人。

生活中的王蒙的确和他的同龄人不太一样。王蒙手举着儿子买的苹果手机讲起了自己的“掌上时代”。从

最初打电话、发短信，到现在微信、彩信样样都能来，“我就觉得一个人应该活到老，学到老。学习很有意思，学习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那个事情本身，而是一种生活的态度。”

王蒙学习并运用不同语言的故事，欢乐多多。在“青春万岁”展览中，就播放了王蒙2000年12月在德黑兰访问时，用波斯语演讲15分钟的录像，而这只是王蒙使用不同语言的冰山一角。

去年的伦敦书展上，王蒙跟英国女作家玛格丽特·德拉伯尔的对话足有半小时，而全部采用英语对话正是他自己的主意，“其实我讲的时候有点出汗，我英语并没有那么过关，但是我经常主动争取说英语的机会。”王蒙像孩子一样哈哈笑了。

类似的机会王蒙都不放过。2008年时，央视英语频道曾做过一档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30周年特别节目，邀请一批知名人士谈30年的变化，“我一看节目预告，打出一批人像，一个是何振梁，一个是吴健民，还有一位是龙永图，我就特别得意，那哥仨全是吃洋饭的，我居然能混入这个队伍。”为了参加节目，王蒙其实悄悄恶补了10天英语，每天就各种话题做着各种准备，真的和主持人对谈的时候，就跟他多熟悉一样。“我是有一种儿童心理，你说我显摆吧，人家也不给奖金，可是我觉得太高兴了。”

英语、德语、俄语、法语、日语、波斯语，王蒙都自学过，发音也过得去，“为什么我愿意学外语？因为我愿意接近每一个人。洋人是人，不要以为他是另一种动物，他们也希望过美好的生活，也想多挣钱，住好房子。”王蒙揭秘道，他不是专门的翻译家、外交家，但学习不同的语言，让他觉得生活越来越可爱了，对生活的陌生感、距离感越来越少了，“大街上都是人，你和谁都没有距离，你写出小说来多有把握呀。”

一位德国汉学家翻译了王蒙大量作品，但他完全无法理解王蒙当年曾被打成“右派”这段经历，“你怎么能够忍受这种状况，如果是我的话，要么自杀，要么发疯。”而王蒙暗自想，看来这德国人也没什么更好的经验，“与其发疯、自杀，还不如自己好好学习，做个‘阳光男孩’。”说这话时，满屋洒满了阳光，作家王蒙的笑声让阳光变得更温暖。

在王蒙的家里，挂了两位女性的照片，有与新婚妻子单三娅的合照，也有去年去世的王蒙亡妻崔瑞芳的照片。事实上，就在王蒙迎来文学创作60周年这一特别重要的时刻，他在暮年又迎来自己的一段幸福姻缘。

发现《青春万岁》手稿

“青春万岁——王蒙文学生涯六十年”展览目前正在国家博物馆举办，作为其60年文学生涯起点的《青春万岁》珍贵手稿首次进行了展出。而就在一年前，这份手稿还不知去向。

原来，《青春万岁》手稿是被王蒙亡妻崔瑞芳仔细珍藏在了家中的小木箱子里，王蒙是在整理她的遗物时偶然发现了它。

写书的决定其实很突然，王蒙陷入了对往事的回忆中，“1953年，